

西園存稿卷之四十二目錄

雜著二

抱關罪狀

鄉試論

鄉試表

鄉試策

瓦屋張氏大宗祀事說

小宗三房祠說

瓦屋張氏小宗圖說

告闕帝文

告城隍神文



西園存稿卷之四十二

羅浮張 管孟奇甫著

元孫紹演來孫國樞補闕

雜著二

抱關罪狀

商人舖家秤納料稅俱要遵依戶部題請 欽降
法馬正數既足之外不得釐毫加添一切秤頭火
耗盡行痛革其銀封皮上俱要填寫舖家姓名拆
封之時本部逐一掣對分兩中間如有釐毫加添
者卽將本船舖家重責三十板枷號一個月

凡爾商人秤納稅料正數既足之外毫釐不得加添一切秤頭火耗盡行痛革本部到任之日已經明示但各商或不在船過關船戶多不識字未能通曉中間尚有仍前爲舖家指稱科派者今刊布明示自後如有舖家串同船戶於正數之外科派毫釐卽許本商扭稟審問得實本商卽准免料放行

本部到任卽以出示革去秤頭火耗近訪得舖家於正額既足之外仍前科派殊可痛恨自後投單上料俱要帶同商人船戶弁花押釐等赴部以便掣對

凡商人船戶俱要親身投單上料者原爲本部不時詢問關門利弊耳近日每關商人船戶十不一至此必舖家阻攔恐其當堂發覺奸弊也自後舖家單內如商人五名定要三名到堂如十單止有三四商人或並無一商人到者舖家重責二十板其不到商人船戶俱壓一關

自後投單卽於總單內寫商人幾名見到以便查

問如有商人在船不令本商同來上料本部若親
放關查出定行重究。

北來商船未過稅關者不許投單已經出示嚴禁
本月二十三日晚因糧船擠塞有商船四十餘隻
俱已投單方行稟乞准令二十四日早開放過此
等俱是弊端自後北來商船投單領籌查其曾過
稅關與否如未過關仍前混亂投單領籌查出將
舖家重責。

凡民船舖家自後投單中有港門官票及糧船上
料者俱要填寫明白并於總單內寫明其係官票
若干其係糧船若干不得仍前含糊難於查考

非本部嚴治船戶李應照以其為腰子樣耳今訪
得各舖家奉行太過往來船隻即非腰子樣者亦
責其加添尺寸多納料銀此豈本部寬恤商民初
意自後各船果係腰子樣者聽其補照頭尾丈尺
上料非腰子樣者照舊樑頭不許一槩增加若零
寸則三寸以上稟部裁免。

本部舊例設酒欸待宦客皆係舖家輪流朋當各

應隨後赴部總筭領價相沿已久此非厲民蓋本
關冠蓋輻輳酒席費繁著中人役有限難以卒辦
不得不借辦於汝輩亦以衆輕易舉且給價償之
亦汝輩所樂從耳本部蒞任以來見得每次酒席
殊非豐潔及查舊案每次給價率多倍值是汝輩
既冒領官銀慣以粗惡荅應令本部獲罪於宦客
已爲可恨而又藉口荅應本部酒席加派船商稅
料上蠹官下蠹商莫此爲甚也爲此出示曉諭自
後宦客酒席如地方上司經過留酒汝輩照舊備
辦其餘大小遠近賓客酒席止令汝輩借辦椅卓
此外餽饌蔬果盒酒薪炭油燭碗碟卓幃座褥諸
物皆還本部自行備辦不復再煩汝輩一則可以
實價而獲豐潔之用二則免於浮費而冒科派之
名此上下兩便者也

本部入役有額不增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已有明
示今後凡遇革役有缺鑽求頂補者卽權要知交
一切不聽仍將鑽求者嚴拿重責枷號

本部已經革退內外各役仍復潛至衙門外站立

竄探者許諸色人等密稟得實卽給賞銀三兩
委官廳快子數多又每名俱有幫丁此皆衙門之
蠹已經行據委官李巡檢清查呈報留革姓名到
部止留用快手季其等 名亦不許再用幫丁其
汰革陳高等六名并幫丁周茂等四名俱回籍生
理不許鑽謀復入致滋弊端

本部蒞任伊始該關稅務當與當革及衙門人役
有無指騙需索隱匿賣放船隻各鄰近橋港船隻
有無越轉各飯店有無窩藏面生可疑沿河有無
積棍白捕詐稱部役嚇騙商船想皆汝輩所能周
知者大則連名具呈小則直入口稟倘有機密難
於指斥者卽具手本詳開緘封親投以憑究處本
部它無所長獨一念惓惓寬恤商民嚴懲衙役則
矢之天日懸之夢寐者凡百可爲汝輩興利除害
安輯地方卽髮膚不足惜權貴不能撓也但汝輩
亦不宜假公濟私妄呈捏稟本部耳目頗長肺肝
畢照少不如法決難原情。

凡係官米船隻每一到關俱先投鋪家寫免單同

西園存稿 卷之四十一 五
官批一起投入其單內須詳寫該米係某月某日
在某處糴米每石價銀若干脚銀若干船銀若干
其斗斛比蘇州府民斛大小若干逐一開報明白
以憑查驗放行

本部合屬境內地方所有港門一十七處舊規相
應差委官辦查守者止委官廳吳松福山劉河四
處耳若轉水河則不差官止差書辦白茹港則一
歲不過兩月亦止差一書辦於立夏以後小滿以
前餘月不爾也計一季止用官三員書辦五名計

四季共用官十二員書辦十六名又皆長吳兩縣
並用是一歲而所須於一縣者不過十四人耳今
據兩縣申送各役溢於舊額者數倍本部泣任備
十日而多方請託者比兩縣申送人數又復倍矣
查得此風相沿已久本部一旦謝絕似乎不近人
情第欲一一委用則額數有限不敢增設一人亦
汝輩所能悉也今值新任應查各港門人役或當
仍舊或當新用一皆本部自行採訪自行裁決內
外左右不敢毫有干涉誠恐汝輩覬覦之心勝鑽

刺之念多誤聽本衙門人役誘惑致壞本部名節
爲此曉諭及輩舊委未滿者安心查守信地未行
委用者安心聽候發落若已委用如能奉公守法
徵收足額國課不虧又能緝拏越轉包送隱漏
實放等弊到部三次以外者卽加優錄雖兩季三
季四季皆委用之如稅額不足又串同地棍仍前
作弊本部自能訪拏今日方委明日卽革且極法
究治雖權勢見臨知交見囑必不汝貸也

此月初旬各港吏辦差滿相應更換但旣稱吏辦
必皆精於書寫方可差委其間倘有不能書寫者
必是市棍故多方請託鑽刺但知利己擾民全不
奉公守法豈宜徇情今後開有名吏辦人等俱限
本月初六日各寫字樣送部查選仍帶筆墨面試
以便差委不得違錯

本部委官廳及管關官皆由府縣申詳兩院點送
到部原非本部所宜與聞至於福山劉河吳淞三
港門委官雖由本部施行然亦須由該縣採訪廉
幹以備本部取用者自後各差關出俱候本部移

文該縣查取應委官員申文到日方行點委中間
如有鑽求書帖乞差者卽將書帖指名發該府縣
戒飭決不輕貸

看守小閘人役自後遇有不满五尺小船裝載雞
鴨鴨蔬菜草蓆各項不應納稅者不分晝夜一切
卽時放行不得攔阻需索如違柵夫重責三十板
枷號一月革役決不輕宥

關役人等自後遇有過客討關不論時刻批單一
出卽便領鑰開關放行不得頃刻稽緩中間如有
需索留難等弊許被害人扭稟以憑重究

上司使客南北往來姑蘇錫山二驛皆有報單先
到以便延接此舊例也但姑蘇驛官吏勤恪每有
上司過客傳牌初至則報船到則報開船則報是
一客南來該驛三報無客不報無報不先惟錫山
驛官吏怠玩成習屢戒不悛客過間有不報卽報
亦在客已過關之後甚則客去半日而報始到本
部何以便於迎接乎屢欲提究第以昧事方新不
宜苛求昨蘇松兵道北來船已到關而錫山報單

在後悞事殊極該驛員役本當提究本驛官吏自後務加警省如探有使客消息星火差人不分晝夜飛報毋再遲誤取罪

本部專司權務民間如有戶婚田產等事俱在有司告理不許赴部混擾若係船商關務及港門奸弊事情乃許直詞首告卽差原告拘提如抗拒不赴方許稟差籤鎖拏不論事情真偽先重責二十板以懲頑梗但原告亦毋得捏稟違抗查出併究

本部日逐所買合用大小物件及蔬菜魚肉柴炭酒米油鹽醬醋各項俱係見發蘇州驛解來廩給足色紋銀較同戶部頒來法馬付買辦快手照依民間貴賤兩平交易中間如有指稱官買減短時價侵用低銀小等者許被害人卽時扭稟以憑重究革役

諸色人等有能擒拏沿河棍徒假稱關役闖下商船託名巡攔嚇騙搶詐船貨者送部審問得實有功之人卽給賞銀五兩不能擒拏但能首告得實者賞銀三兩決不食言

竹青崇福二橋內港原係通船便棚夫總甲諸役原專查驗宗之有無料之上否其餘一切小船農船空船并人載船俱聽其自便往來不許攔阻今棚夫有冒關役之名藏地棍之輩犯白捕之禁止本部所宜首懲者今後出入船隻務要嚴加查看若空船小船農船人載等船及船內之物除農器蔬菜細民日用微瑣不在稅額之內者卽任徑行本部不時密訪如尚仍前作弊被人首發定行重治枷號革役追取工食還官每十日畢各齎驗過票簿赴部查比毋得違錯

炎夏酷暑船隻停泊如灼如蒸不惟縉紳過客苦于淹滯卽商賈舟楫輻輳暑氣熏灼無處可避理宜疏通河道以便南北往來查得每日船隻擠塞皆因南來空船混雜擠舳以致阻塞其間多夾帶貨物不便清查今後回北空船俱停泊於興賢橋南聽候部役到橋收單散籌領籌之後方許過橋前進挨次交籌過關中間如有紊亂者定行拿究查得比來糧米豆麥船隻稅關例俱免稅到卽放

行近因各府大委官署關交替不常或四時公出以致停泊守候查驗不敢前進又雨暴暑船中米麥多有泡爛諸商赴部控告亦已屢矣第各有職掌不宜干與奈今地方災沴黎庶告饑嗷嗷待哺而米麥諸商不得及時發賣以救饑急凡在地方實切同舟共濟之義因與撫臺面論彼此憮然自後前項米麥船隻應合免稅者卽着小委官驗明不分蚤晚卽便放行不得稽留

凡本部前後新舊發出告示張掛者每月俱於十四三十日一齊送部查驗方再領出張掛以防損壞沉匿

買辦快手自後但有硃票發出方許奉行如無硃票私聽內衙發銀背地買辦者重責革役

河南糧船如裝有貨物卽同民船一起跟入北新橋候內府稅廳查驗訖方許過本關如委係空船果無貨物俱停泊於北新橋外空濶去處候民船已盡方許挨幫過橋其混同民船擠塞河道者皆係乘機搶奪商民貨物每每撞壞商船沉溺貨物

此與盜賊何異自後如有仍前故違者着本官卽行拿解以憑重究

崇福等四橋柵夫并衙門內巡外巡更夫等役向來俱派本鎮居民充當甚屬煩費不無騷擾地方今官給工食內巡更夫二十名每名每日給銀二分外巡更夫二十名每名每日給銀一分八釐募人應克不復累民合鎮居民各宜安心樂業以聽召募其支領工食十日一次皆先期給發銀係足色釐等係較同部馬各更夫須要親身當堂支領中間如有衙門需索使用者查出重究

本關船舶輻輳踪跡叢雜經行宿頭尤易藏奸且四顧郊坳無藩堡之限署圍淺薄鮮周悉之防相應專官巡緝以靖妖氛每夜督率快手民捕及總保人等週遭巡邏遇有奸宄卽便擒拏解報照勞給賞部署四外尤須吃緊其各巷口柵門查脩完固責令守役以時啓閉所督各役須籍名輪派庶無懈惰若有所歸寺觀飯店等處不許容留友人住宿如應各役有不遵約束者卽指名呈究本官

務着實遵行以保無虞每朔望日具地方有無失
事結狀一紙呈報查考俱毋違錯

水災歲祲民迫饑寒譏防稍踈地方靡靖故小盜
者卽大盜之漸而民捕者卽小盜之因本鎮民捕
夏祿等已經分管信地每月遇初一十一二十一
日俱要會同各地方總小甲赴部聯名同投結狀
所管信地有無失事等情如有穿墻穿艙剪絡不
自開報失主告發者信地民捕先行重責三十板
立限緝捕三日一比有能拏獲者失主之物給賞
一半本部仍給重賞其失主遇有失事亦須先投
民捕以便查訪三日內查訪不獲方許赴部告追
其穿墻穿艙剪絡等盜皆係往來官船緯夫逃徒
之輩民捕等旣已分管信地只宜逐日巡邏遇有
此輩潛留地方速行驅逐仍令各飯店不得頃刻
停留如違一體併坐

照得本鎮駐劄本部原係錢糧衙門關繫不小又
值歲暮竊盜時有皆係娼婦之家窩藏勾引四處
流棍所致殊有隱憂委官廳卽拘集地方公正人

西園存稿 卷之四十二 十三
等挨查各處買賣舖店如有娼婦及半開門不良人家盡數驅逐出境不許容留中間如有隱匿即將舖主坐罪重究每遇朔望之日各總甲人等仍具結回報有無前項娼婦等犯在於本鎮容留與否以便查究

方運時者朱在之婿在者朱選之叔也選父曰朱壘一菜傭耳自爲本部草薶商人輒家累鉅萬非乾沒錢糧胡能暴富至此壘死而選與其兄達皆幼時在則壯有室矣壘欲以達選兄弟托在故不得不以薶商之役畀在壘之意固謂吾以是役畀吾弟異日者吾弟能以是役復畀吾兒耳今據黃氏所告壘尚有腴田五百畝朱輔臣者族長也亦云壘永訣時更出酒器二百餘金俱以畀在在何脩得此於兄哉夫腴田酒器姑且勿論卽以薶商一役聞之往時欲謀充者其頂首其居間非數百金不可在一旦拱手而得於其兄有人理者宜何如以報兄也今兄之士未乾在不惟吞其田且遭其賦以累其姪致達鬱鬱以死且不克葬者數年

又逐達之妻黃氏携其女而寄食父家死不送生
不養若夫在者忍心滅理至此極矣老而無子亦
地下有知耶今選之欲繼在也不惟昭穆既合族
議會同蓋亦天道好還若取諸寄此豈如他人入
室者乎何在眊而愈狠惟悍妻之言是從罄所積
以付運時舍嫡姪而不立繼無問知與不知皆爲
切齒至於方運時嘗爲稅監牙爪數被按院訪拏
巧詐脫罪其娶朱在之女則河間被逐之婦卽氓
之詩所稱子以車來我以賄遷者也合鎮皆言朱
在藉兄遺產商役計其所積更倍於兄自運時爲
婿則橐中裝日轉月輸業已無筭而運時猶耽耽
未已乃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假牌誣盜駕船持械
白晝突至關門將在家資不論粗細盡行搶奪卽
在所領官銀辦納 上供草蓆亦混搶一半止有
一床難於提挈爲選及族人救護奪回而運時遂
捕選以去致選妻徐氏持刀自刎此亦三吳未有
之變也本部卽同委官葉以培親臨其家按查
上供草蓆正副共該七千有奇被搶止存四千有

奇是方運時且不知有 朝廷尚知有本部耶此
化外之民司土者自宜按治於本部何與獨以在
乃本部商人運時所搶乃本部 上世之物而關
門之左右也抱關者能避嫌避怨不爲省察乎除
責令朱在另賠 上供草蓆解進併埋葬朱達外
其所得朱屋酒器二百餘金年遠已難追論獨田
產有無吞占糧役有無遺累黃氏孀守何以糊口
一女何以適人選之夫婦貧無立錫其過繼朱在
所遺產業應得若干此在神君慈母自能剖析獨
方運時白得數千金之資又復克橫貪殘莠法若
此恐非可以常法治者卽其所搶之床特一物耳
已值二百餘金床而外不可救舉床而上不可致
詰者能以計美乎語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
方今庫藏如洗饑饉異常卽分其不義之財佐公
家之急或以賑三學之貧儒或以給四境之野卒
卽千金亦不爲過然非貴縣之霹靂手胡能得其
情以正其罪乎若假牌一節則行牌者丁學鄔元
也果棍徒乎抑捕役乎當問與否非本部所敢知

西園存稿 卷之四十一 六
矣

本鎮比屋與販爲業人人皆可糊口今災荒異常商賈稀少歲云暮矣凡我鎮民未必皆仰有資而俯有給也本部值此災年課額旣虧不能大捐緡笑以徧賑合郡之民而本鎮戶口有數且目擊心惻奈何不薄有所施拯此溝濬爲此示仰本鎮各區公正地方總甲人等作速挨查區內貧民盡數造冊開報分爲上中下三等以候本部於除夕前三日點名給賑以爲貧民過歲之計此中積弊凡遇府縣賑濟有錢則報無錢則否蓋報名總甲人等已是一番需索及給散錢糧之後每貧民一名又派使用紙札錢若干是貧民之受惠者不能半而總甲人等之漁獵且半之矣今汝公正人等各秉公心必確係貧民相應賑恤者方許開報不得需索其間名雖貧下或投靠於宦門或堪力於行業或寄役於衙門或給傭於巨室或飲賭而不安生理或攤濬而慣爲打行或游手而經訪白捕或浮居本鎮時去時來難於踪跡識認者皆不得受

私混報弁重名冒賞本部仍密行體訪如有前項等弊卽將原報之人重加罰治以爲脩築塘堤之需決不輕貸

日擊^也募民飢乃令各圖舉其貧之尤者措處官銀賑濟每名極貧四錢三分次貧二錢六分俾爲過歲之計第旣謂之貧民往日不無賒借逋欠此中積弊各債主店家每於官銀入手卽行強索逼奪本部實惠各貧民毫未實沾爲此故示中間富室人等如有乘此賑濟之時需索舊債舊逋者許各貧民赴稟定行拏究枷號倍追給主決不^{姑息}

本部交代在邇脩埋南塘北塘堤岍及比新橋竹青橋并本鎮大小庵堂寺觀工程頗覺浩大皆係本部自行捐資一以脩廢一以賑饑也並不縱容棍徒在外假稱募化詐騙卽各夫役亦皆給散錢米務足償勞並不撥派鄉夫騷擾地方督工官役務要四時稽察違者重究

本部召募人夫脩築南塘每人每日給錢二十五文作銀二分五釐如不願領錢願領米者給秬米

西園存稿 卷之四十二
三升錢米聽其兩便其錢俱一色上等好錢並無
低假混雜其米皆係乾米升係花押較同領給錢
米之時卽宜自行揀過如錢有低假侵欺米有濕
爛短少卽時稟換每日日出時上工西時散工卽
在委官處領籤赴部領錢中間如有總小甲人等
需索者於領錢時卽宜口稟但各夫役務要勤謹
不得懈怠俱仰委官巡查不得違抗如或倦病不
能上工者先一晚報知總甲另籤頂替本部不時
親身赴工所查點

本部修築塘堤各箇民夫俱已不用另行召募矣
但取土須用小船每箇塘長每日撥農船二隻載
土每船每日止用一人看船給銀三分作爲飯食
俱限二十一日爲始不得違悞

各關錢糧數目所憑者止一批文耳條欵繁多數
目瑣碎每一展覽卒難具詳劄令各關任滿另具
簡明手冊將解過錢糧數目開寫送部以便稽查
實爲便事本職竊謂此等數目書冊何待任滿卽
每季起解錢糧亦宜照式造一簡明書冊送部蓋

三升錢米聽其兩便其錢俱一色上等好錢並無
低假混雜其米皆係乾米升係花押較同領給錢
米之時卽宜自行揀過如錢有低假侵欺米有濕
爛短少卽時稟換每日日出時上工西時散工卽
在委官處領籤赴部領錢中間如有總小甲人等
需索者於領錢時卽宜口稟但各夫役務要勤謹
不得懈怠俱仰委官巡查不得違抗如或倦病不
能上工者先一晚報知總甲另籤頂替本部不時
親身赴工所查點

本部修築塘堤各箇民夫俱已不用另行召募矣
但取土須用小船每箇塘長每日撥農船二隻載
土每船每日止用一人看船給銀三分作爲飯食
俱限二十一日爲始不得違悞

各關錢糧數目所憑者止一批文耳條欵繁多數
目瑣碎每一展覽卒難具詳劄令各關任滿另具
簡明手冊將解過錢糧數目開寫送部以便稽查
實爲便事且本職竊謂此等數目書冊何待任滿卽
每季起解錢糧亦宜照式造一簡明書冊送部蓋

數日必每季清楚庶一年總算可無錯謾也第各
奸胥郵移作弊皆在洗補文移而洗補之巧其術
甚多皆因文移盡用連四厚紙故其術得行耳本
職竊謂自後批文之外宜另具竹紙一小單本開
親筆行書核桃樣大字止開寫批內銀兩實數粘
連各批親筆花押關防鈐蓋四縫蓋竹紙既難於
洗補親筆行書亦難於摸倣也其按季數目書冊
亦用竹紙核桃樣大字卽有鬼神亦無容其洗補
矣若各項公費原不入正額之內亦未嘗取數具
題今蒙劄諭另行開款已於批文正額外扣算明
白另報

解役違限有罰法至詳也邇來上下玩愒發銀者
旣不能督責於出關之時而收批者亦未必皆細
查其發銀之日以致遷延道路期限常愆今何時
也每季錢糧固救然眉而朝不及夕者尚可容其
遷延違限乎今違限二十日輒追水脚之半違限
一月全追入官無容別議本職竊謂與其罪於違
限之後不若防於未違之先自後起解錢糧俱俟

明臺掛號往京解銀到部卽刻期起行於勘合內
明寫某月某日某時在本關起程一到徐州卽往
管倉衙門掛號某月某日某時在徐州經過及到
德州亦赴管倉衙門照徐州事例掛號到京投批
卽先查筭路程時日若有愆違定照新例究治庶
乎玩愒知警而錢糧不至愆期矣第此特可行於
本關專詳者若遵新劄俱搭蘇州府解役則事權
在人又非本職所敢議也

各關書辦多者六七十人卽少者亦不下二十餘
人惟本關則九人而止耳本職未任此關亦謂此
輩不過以供書寫何繁何冗而九人得無贅乎及
受代之後乃知每人各執一事誠有不可闕亦不
可攝者夫關門弊實惟在此輩多一人卽開一竅
濫收濫補弊必潛滋固非所以剔蠹而釐奸若事
常淨於人而人不足以取辦遂致叢脞日多復滋
奸蠹恐亦非計之得也故本職初任卽示以三語
有額不增有闕不補有罪不赦邇來鑽刺囑託已
覺屏跡此三語者守而勿變其於奸蠹亦少息乎

至於有罪卽將頂首同革非不三令五申然本職未任之前徃徃有頂首已經案革而數年後猶尚有告補者又或斷償又或暗貼是頂首雖革猶不革也語有之水至清則無魚人至清則無徒關有清官此輩卽招之且不來何待於革若官之不清卽今日革一人明日革一人亦未必非前拒虎而後進狼矣又台劄必闕至四五人方許申文量補此在別關自宜遵守蓋員役多而闕可常虛也若本關止有九人必闕至四五人然後申請是署已半空矣申請徃還未必不動踰旬月該役承行之事欲攝之他役乎抑令本關自攝之乎况可恨者聞之每一闕出則鑽刺囑託實繁有徒倘懸闕不補累闕後申以開竇徑以媒奔競於該司之左右則誠便矣本關得無坐受叢脞之苦而長開鑽刺之門乎故暗補私增之弊本職旣已痛誓於前無煩台慮是有闕且不補矣敢復爲之代請耶今將各役姓名及劄補某頂某關係着役年月各役承行事宜臚列於冊以便台覽

天作淫雨吳沼民魚修救權宜惟先移粟泔壑舟
楫輻輳而至鮮蓋藏本部職在權商民之饑亦豈
商之利乎故欲創建義倉儲粟待賑苦無隙地偶
一咨詢不虞有李岡之侵占而施徵任之首告
也本部有委官廳者故爲尼庵前人逐尼闢庵以
其地十之三爲委官廳十之三爲河東書院十之
四爲池爲沼皆隸于官書院成部關陳公大成者
禮延鄉先達施公白冶爲院長聚本鎮子弟北面
師之甚盛典也白冶公卒書院遂廢繼其事率傳
舍其官旣失修舉又失稽查遂致施氏子孫前後
告承視爲己物而席捲之矣施昌期者施復之子
施徵任者卽生員施雍時則昌期從兄也李岡契
買金鑑民地起造民房因占官街迺罪久矣徵任
聞本部有稽查官地之令遂自忘其身之席卷官
地也從吏金鑑首發之已且繼進互相犄角釋憾
於岡且欲因之爲利計亦工矣本部業已得其所
懷來猶未能遽詳其禍心包藏不在岡而在昌期
也先是昌期私將所佃官地賣與陳宇徐元爲業

亦並未發之者徵任既首告李岡仍密稟本部
私賣官地者昌期也此果大義戒親者耶昌期置
對幼而父曰復者見背不知地之爲官賣之爲罪
則飾辯矣復經訪黜案墨如新侵占官地罪之一
也昌期爲子獨不知耶且該地縱橫十八丈有餘
值價七十餘兩今賣與徐元止十九兩賣與陳宇
止十兩五錢是明知官地減價求售徐元陳宇亦
明知官地利其價減故售之耳爲昌期辯者第曰
儒而貧矣計無復之且闕于墻故售之它族則尚
有原情之論在若堅諉不知其誰聽乎然徵任耽
耽不少休旣發第之私明致諸辟尚欲匿已之私
公攘於官乃抱其家藏關誌以進曰此左券也本
部卒業輒發一咲胡能藏書不能讀書耶按誌陳
公大咸禮延白冶公主茲院教其啓具在然僅曰
我有書院公其居之我有子弟公其教之云爾曾
捐此書院以與公平書院之外其地尚多亦曾以
屬於公平至於楊公循吉之文左詳哉言之書院
士宇也農工商不宜與焉有是事始宜有是居無

是事而有是居則虛居矣白冶公之亡已久無是
事不宜有是居卽途之人能辯之藉公之几筵布
於斯公之子孫聚於斯則勿剪勿伐本部豈未之
聞而今且僦於商也僦於工也此正揚公循吉所
爲逆觀而預戒者徵任乃抱之爲券豈白冶公固
自賢而地下有知實應且憎其子孫之攘奪公物
故令徵任自首耶借曰糧米在戶夫糧米亦何常
之有一彼一此胥吏三王之四海皆然三吳爲甚况
以徵任之把持人陷罪人何求不得彼變幻之塵
籍又何足憑也又借曰官帖在手則徵任亦尚知
有官矣旣知有官則官之有物官得而予亦得而
奪也本部獨非官而該地獨非本部之物乎以官
之物復還之官誰敢睥睨其間者况本部之復該
地非以恣遊觀非以安釜鬲蓋民饑實由已饑故
以公家地儲公家粟賑公家民徵任卽實繁有徒
其能與公家爭此土乎徵任能自悔悟歸我侵疆
謝過以質則累年花利置之勿問以示本部優禮
學校之意若執迷而爭則三尺具在得以議其後

者亦尚有人也除候移文院道以便劄建義倉并
行該縣割除糧米外其金鑑私賣官地實與施昌
期同科徐元陳宇私買官地亦宜與李岡並罪若
李岡陳宇徐元謝子明所造房屋係在官地即行
拆毀磚瓦木石聽其領去金鑑實受李岡地價七
十一兩施昌期實受陳宇徐元地價二十九兩五
錢俱追入官無容別議而金鑑故匿楊友夔賣地
舊契謝子明故匿李岡召賃舊帖尤爲可恨並應
重擬夏葵心王企嚶明知官地受賄作申罪亦難
逃韓其張泉陳耕陳萱係賃屋之人俱免擬罪發
落寧家是役也非本部意也時值救荒理宜息訟
今鞭朴不停桁楊交下追呼旁午鷄犬震驚撓棟
毀垣堙井燹竈宗祏轉徙婦子啼號本部豈無人
心遽忍至此亦以施徵任之敢於據地且恫恻我
把持我者獨在李岡一人或倖免罪耳故李岡之
屋不折何以正陳徐之罪施昌期之價不追何以
懾金鑑之心金李陳徐之罪不正又何以塞徵任
之口而復其地故一論如法岡原其情令本部以

西園存稿 卷之四十一
三
不得已之舉損不忍人之政博苛刻名任衆庶怨
則施徵任一人之所賜也然徵任之計得矣卽還官
地所損者小昌期貧而復賠價誰實使之嗟嗟禮
義由賢者出旣不能芘其本根而枝且自披焉徵
任平日之氣果枯亡乎故曰是役也非本部意也

本部所轄港門應差官辦看守者福山劉河吳淞
轉水白茆五港而已所差辦役或吏辦或書辦皆
本部入境時長吳兩縣起文申送者也故事文到
卽差不問奸良一差卽定不按功過弊之滋也何
日之有本部涖任之初它皆仍舊惟港門差委稍
有更張必一季始注一差必差滿纔注一人非惟
左右莫窺卽令鬼神莫測故奉公守法雖一人而
四季可也否則今日委而明日革矣然港門之距
部署皆數百里而遙本部旣不能千百化身時其
檢察又不敢以耳目寄人啓其事端而所委之官
非頑鈍之武弁則候關之倉巡也豈但不能鈐制
此輩且反爲此輩鈐制而互相朋比背公濟私無
所顧忌莫可究詰且從來矣蓋港門船筒絕不到

西園存稿 卷之四十一
關投單上料悉倩舖家輩代之而港門辦役則舖家外府也咄彼辦役卽萬分作奸嗟彼商民卽萬分被害亦胡由而發覺乎本部涖任以來多方曉諭極力招呼無論關門港門船戶商人皆令親身投單上料又時時呼之使前人人環於案右好語以慰之微言以飭之始猶避忌旣猶囁嚅久之漸且吐露漸且傾寫而孔二相公之奸發矣孔二相公者本鎮衣巾生員孔聞詩之子貞元也何以得此聲稱於港門間哉本部被命出都已知有孔二相公且數物色之不可得一日放關偶閱船單有從福山港來者因詢其出入該港費用若何卽以實對大船三錢小亦不下二錢此外尚有官家茶錢五六十文及詢其主名則曰孔二相公也本部愕然福山港辦役乃王可欽也相公相公何所從來遽集於此且相見之晚乎於是通鎮父老子弟聞之遂有來言貞元盤據各港門十餘年於茲矣卽它役得一港差貞元無不以利誘之以勢脇之必拱手而讓貞元乃已不則禍不旋踵蓋人人

談之色變也又且一歲而易數姓一港而更數名
今季此港門明季彼港門五港門者貞元五采地
耳本部益復愕然王可欽豈卽孔貞元耶抑貞元
冒頂可欽耶乃遣急足聞道逮貞元而牌行該縣
捕衙逮可欽可欽雖逃貞元已獲固各港門商民
所快心亦本部一快事矣貞元乃復強辯貞元故
過繼外氏王亦名王可欽非兩人也居間者數以
書來亦曰此真一人也第可欽踪跡較著故無恙
貞元旣代其差甘代其罪蓋奸人之雄哉本部卽
投鼠忌器置可欽勿問然按該縣申送之文則王
可欽孔貞元兩名並列夫一人可以有兩名而一
身可以更兩役乎居間者又以書來此吳中常態
嗟嗟此何態也而可常耶以此爲常得無玩弄官
府於股掌藐視法紀爲弁髦耶除將孔貞元重責
三七板以第一號大枷枷號示衆候枷期完日發
縣擬罪外再照得港門辦役奉公守法者固亦有
人而彼此頂替更換姓名者恐亦不少則以書辦
如王可欽孔貞元輩原非繫籍於官卽游手棍徒

能費數金便可自薦何所顧惜何所避忌非若吏
辦有文憑可報踪跡可查而能守官法以保身家
者也本部智慙先覺已爲貞元輩所誤一之已甚
其可再乎除一面行縣將前後申送諸辦非吏辦
者不論已用未用盡數革退另取吏辦應役外詳
懇台臺仍行該道批縣咸著爲例自後申送港門
辦役止許選點候闕吏農身家並無違犯者仍造
年貌籍貫書冊某係某年某例納銀曾經詳院與
否如有一考已滿者卽同文引送部以便親驗聽
候差撥中間復有各衙門書辦原非候闕吏農及
各吏農曾經差委港門朦朧混送者卽將本役重
責革役枷號仍行該縣重究該房承行人役庶港
門可清民害可除而於關政亦少補矣
小豬船五尺料止七分自有此關以來卽有此額
但小豬係民間常用瑣細不宜苛求故三十隻以
下及農家買歸養者悉行蠲免若三十隻以上
係商人興販便當照例上料爾四方遠近商民所
共知也前任曹因去年商船轉集課額倍盈故爲

權宜寬恤之政一切小猪船隻稅料暫行停免有
等奸商不體部司寬恤小民至意所載小猪原係
與販數十百隻乃分數小船裝載假稱農家又或
以小猪數隻裝於船面而艙內實藏大猪甚則夾
帶細軟貨物船面以猪數隻掩之恣意往來守關
人役無從查驗蓋部司原以此等蠲免爲寬恤權
宜奸商卽以此等權宜爲隱匿上計小民未必皆
被實惠奸商先已遂其欺謀是部司之惠此細民
者有幾而國課之被隱匿者無筭矣故本部受
代前任卽首舉此弊痛悔其前之輕於蠲免及弊
端已覺卽欲照舊令其上料又以任期將滿不欲
再爲更張故請本部准任之日卽宜查復舊例量
免量收以裨國課誠有鑒於前而貽悔於後者
也本部對以眎事伊始不宜先爲逆億以滋煩擾
倘課額果足亦何難捐此瑣細以博驩虞何忍爭
此錐刀以滋議論今眎事已一月矣商船日少課
額日虧此固天時亢旱河渠淺澁所致深究其故亦
由奸商輩稔知小猪船可以任意徑行而夾帶貨

物之無從詰問也故四郡縉紳經過每見本部輒以此等弊竇爲言更有可恨者謂徃時小猪船納料領票照身分投各鄉發賣地棍不敢生端詐騙年來猪船免料無票橫受詐騙所費比之上料不知幾倍細民苦不可言是小猪之上料領票收於民者甚寡而便於民者甚大也今體訪一月乃知諸縉紳見告洞悉民艱而守閘人役亦已數次口稟每每窺見小猪船隻夾帶私貨以未奉照舊上料發票之命不敢盤詰及本月二十日果有小猪船戶長洲縣李伏等吳縣李三等崑山縣沈文等青浦縣王惟任田等數十餘人赴部口稟情願照舊上料領票照身免四遠詐騙之害與縉紳所言已相符合而此例一復不惟可以防奸商實可以便小民矣爲此合行出示自後小猪船隻到關各役驗明委係農家喂養三十隻以下及無大猪在內又無別樣夾帶者卽便放從小關徑過不得頃刻稽留取罪大猪在內便須照例寫單上料中間如或仍前夾帶隱匿卽行拿究其守閘人役不得

西園存稿 卷之四十二 三
受賄串同假稱農家喂養以多作少以大作小賣
放隱匿亦不得將農家喂養小豬船隻捏以與販
藉口查驗需索留難本部不時體訪并遇告發得
實定以第一號重枷枷號三箇月不死盡法正罪
決不姑息

本鎮乞丐花子每遇客船來往相率羣黨登船丐
米無異搶掠本月二十六日有販賣小豬吳江縣
船戶朱元已經納料候關卽被花子數十登船討
米踏翻該船內載小豬五十六口盡行淹死此等

細民財本幾何遭此酷害深屬可憫但旣名花子
又值水荒何從追賠難以盡法彼此俱屬可矜姑
將本部廩銀肆兩給與朱元少償贖本卽將已死
猪隻發與本鎮總甲小甲人等分領每隻量處銀
五分湊給朱元令其別行販買自後各箇如有花
子乞丐者盡行轉諭無得仍前結黨強討船隻錢
米如有仍前遺害往來船隻許被害人登時赴告
其被搶錢米卽責令該箇總甲賠償仍行重責革
役

蘇常二郡交界地方積多棍徒假稱本部巡攔嚇騙往來船隻法不勝禁人不勝誅本部未抱此關業已耳聞而目擊矣故自蒞任之日首先懸賞購捕各棍至嚴且悉若各港門原有委官委辦看守者不得不仍前差委以防越漏然惟福山劉河吳淞三港官各一員吏辦各二人轉水河止委吏辦二人並不委官亦但任劄該港信地查單驗票並不許沿河巡邏望亭吳塔木瀆等處則專責巡司並無別委此外絕不復差一役復遣一牌到各地方者正以絕生事擾害之端防各棍假稱部役之害也故各港積棍亦已斂跡往來船隻亦已獲安蓋一年於茲矣今據各港門委官所呈與各商船所告相同霍霖作祟二麥不登人心皇皇若難卒歲蘇常二郡交界地方如磨盤嘴黃庄陳市等處舊有棍徒百十為羣口稱部役沿河巡邏遇有船隻輒鳴鑼邀住假稱驗票及一登船輒肆搶劫有如盜賊特未殺人此大亂之源而地方之變也本部法雖素行防雖素密厥商與民亦素相信然交

代在邇未去將去之官人心不無玩愒卽欲禁緝
率皆故紙視之法不可行禍難遽弭詞不待畢矣
然一日未去其地便當一日共分其憂敢恣然坐
視以貽禍於地方乎除本部一面自行頒示緝捕
并移文撫按兩道外合行知會爲此牌仰蘇州常
州府經歷司卽便呈堂亟爲頒示各港凡有船隻
往來地方責令所在官司嚴加緝捕復明示地方
人等知悉本部從來並未差一役遣一牌出外巡
邏中有仍前藉口部役者卽是棍徒無論曾行搶
奪與否卽宜擒治要患亂之人心可以少緝將來
之潛孽可以坐銷矣

鄉試論

王者如天

蓋聞無心治之神也無迹治之化也無心而心常
 宰無迹而迹恒運治之極也惟神故化惟化故極
 嗚呼蔑以加矣今之譚治術者疇不崇穆穆之玄
 致侈蕩蕩之竝稱哉而君子以為離其指何也夫
 天作君夫君則天知天之為天而則焉者之為善
 治不知天之為天而則焉者之為救治治而救也
 無取則天矣故有心無心無心有心有迹無迹無

迹有迹迹以達化化以出神心以宰神神以敦化
此天道也王道也故楊子曰王者如天嘗思之混
闢初型澹茫洳汨民生其間爲倖爲僚風氣龐固
若嬰若愚斯時也惟知有天故天亦得以其神與
化而獨運于上迨夫情智漸實炁魄以析強者思
以雄桀抵間弱者亦有所謀智者思以嫗巧處利
愚者亦有所伺且也脩縮異宜大小異分衆寡異
數遲速異體燥濕異赴靜躁異向于是天能生之
而不能成之始不得不以其神與化而託于王者

是王者固濟天之不及乎然則王者將求勝于大
抑徒如天而已也嗚呼勝天非王者也徒如天而
已亦非王者也夫天一氣獨尊九絃廣運兩儀七
曜炳其文五垣四佐經其序風燠雨露雷雹霜雪
參其權人皆曰天王者不以爲天藏之希彛守之
玄冥歸之廣漠宵兮莫倪閔兮無根濬如黜如頽
如洪如人皆曰天王者不以爲天彼以爲天也者
在融乎心與迹之內妙乎神與化之外不言有無
不言精粗不言先後不言離合噫其斯以爲王者

之天乎是故天下臣民輪輪軫軫天下紜故紛紛
縮縮天下輿版錯錯若若天下物族噪噪啁啁天
下
嗷嗷狡狡使齊桓晉文楚莊秦穆輩與之
比權量力必有私智竒謀秘述然後可而王者未
嘗有私智竒謀秘術其輪軫者卒恬以愉紛紛者
卒財以察錯若者卒均以辯噪啁者卒碩以滋嗷
狡者卒燥焉以向風也亦以王者知天之爲大而
則焉者也其斯以爲王者之如天乎蓋心有所不
及乎則託之迹以整之謂之有用之神不然是漆
園河上之致虛而守靜者也爲離而已矣迹有所
不及一者則反之心以默奪之謂之有體之化不
然是商於蘭陵之緣法而摘名者也爲斲而已矣
是故居九五號密勿天下曾不得仰視果如天乎
尊焉而非東至開梧北撫多顛西服壽靡南懷儋
耳天下曾不得越志果如天乎廣焉而非都鄙有
方章服有辨握機兼衡同量考畫果如天乎文焉
而非自師氏保弼以至常伯虎賁綴衣皂隸尊卑
相維犬牙相制曾不得踰跳果如天乎序焉而非

山川土田爵祿名譽以示幸征誅討伐以待不然
天下曾不得以覬覦而睥睨果如天乎權焉而非
何也有尊者有所以尊者而不知其尊有廣者有
所以廣者而不知其廣有文者有所以文者而不
知其文有序與權者有所以序與權者而不知其
序與權此之謂心與迹合神與化合而治因以極
焉故不但恬愉財察均辦碩滋憬然而向風者咸
若其性諸比萬竅百息於大塊形形色色變變化
化脩及長羸縮及憔悴小及蝸角大及歸墟衆及
螽斯寡及螟蛉遲及蟻氏速及繳伯燥及燠土濕
及兩井靜及繫豹擾及茗風亦莫不若其性而齊
其竅順其息于王者之宇下嗚呼其斯以爲王者
之大乎輓近世不察以民非華胥俗鮮畏壘心無
形而易渙迹有據而易一於是接醪移粟不鼓不
禽亡爪涕刑遺金察犢烹譽嘗毀縣書徒木出其
一切僮僕摘擗蹇蹇縣跂之術與天下角天下亦
無不受羈繼而遵鉗制然其心彌勞其迹彌紛其
治彌遠如以水搏沙朝陽升而判解也善乎子思

子之言之也不顯其德百辟其刑而終之曰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以爲王者之如天乎然天之
爲天不專在天也山澤通氣絀縕上騰而萬物生
焉易云初九次以初六書言元首次以股肱以聖
德若此而相濟猶如斯之亟哉况其下焉者乎秦
人謂天子如天稱之曰朕蓋示人幽深峻絕不可
向邇之意焉卒之秦不交而首足異體治因以救
是亦不知天之爲天而則焉者乎愚嘗爲之說曰
王者君如天王者之臣如地故地天泰而後其氣

通君臣泰而後其志同謹論

高古

學問該洽思致精玄

讀子七義知子有深造矣此論疊疊數千言
皆玄玄誼也肯自貶抑以就矩矱何如

表

擬

上以

御製倚蘭操示輔臣謝表 宣德七年

宣德七年某月某日具官臣某等伏蒙

上以

御製猗蘭操

賜示謹奉

表稱

謝者伏以

帝治急親賢側

席切清幽之想

聖心勤籲後載歌揚

寤寐之思

雲漢為章賢蒙動色

日星並曜草莽生光豈意微臣亦蒙

渙錫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高岡毓秀

黃虞睎阜愠以紓和永繭成音姜里仰聖明

而剖志或歌民而誦主咸象德以平情降及

宣尼遂鳴鬱蘊謂猗蘭者不以孤林而改芳

彼君子與亦能遺世而獨立於是託微卉以

寫幽思遂乃撫孤桐而綴逸嘆慨自夢徵梁

水響斷杏壇興起河榭素餐之風段遠宴成
魚藻飲嘉之味奚聞擊豐筑以遨遊徒思壯
士唱庭花而淫酒何取佳人紉結湘江楚些
比馨於澤畔音操故土南冠矢志於軍纍以
雅樂而諧鄭聲辟羶蕪而襍香芷器如有待
文不虛傳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欽文昭武

崇道憲天續

二祖一宗之洪基移其絃而改其柱闡九經六籍
之巨蘊咀其英而嚼其華封菲不遺多士拔
茅而連茹鶴陰有和四方聲動而響隨適
退驛之方清乃援琴以自適想清風於幽谷時
興吉士之懷步逸調於素王爰作猗蘭之操
金莖搖玉露名隨嘉遁以流馨翠帶映幽葩
德比玄棲以自潤以故得之心而應之手自
協宮商遂欲譜之已而傳之人永諧節奏疾
徐高下一唱三嘆而有餘清濁抑揚八法五

到以竝運寄夢卜於龍池鳳沼竊聽者有再
反之權假弓旌於鴈足鸞膠知音者欲一快
之效伏念某才非謝氏安知春艸池塘調愧
鍾期豈識高山流水獨以梅麴之寄妄志傾
葵詎期

金玉之頒濫施工瑟敢不孤芳自植矢力以剪
藤蘿寡和終持希心而追韶武伏願

氣和而神亦和廣闢四門之日
德大而量亦大遠招千里之來

秉乾斷以去小人塗無荆棘

擴坤容以觀君子味比芝蘭則海宴河清萬年

永太和之會鳳儀獸舞百靈歆

至德之音矣臣某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句句金石

此表不可多得蓋四六之最上者

精金英玉

雅調

字字珠璣

策

第一問

古昔盛際天地之氣淳而未漓人生其間率稟
實德一時君臣所爲經緯張弛以保安底寧計
萬世長久者蓋肫肫乎有敦本責實之意焉故
文與武咸得其用而國家之元氣神氣綢繆整
固如陰陽寒暑旋相爲序無有偏而不舉之處
周衰聖人之教散而爲二人各飾其所尚以諧
于時於是文武若持衡而總之無究于實用者
以彼此分而本末異也方今

天子神聖諸大夫起而就列咸彬彬以實自見而
文武一體將相協勤太平獲遇蓋竊幸之矣然
逃居嶺表伏在草莽耳不聞

廣屢細旃之議目不覩

玉干朱戚之儀如

執事所稱口授儒臣閱武閱念者何由識哉雖

然士生而有志於天下非文則武耳每按圖證牒則嗟然有慨於今日焉夫語文武爲道者孰有過於孔子以文武爲治者孰有過於

高皇帝孔子曳章縫脩詩書以講委蛇之業當時皆以無勇少之及夾谷一會萊蕪遂誅是何憤激壯烈桓桓也然後侵田旣歸謝質繼好又不欲盡恃其勇以安靖其邦家

高皇帝提三尺劍起天下雖動勦紛拏之際亦與宋濂王禕輩尋章討句日壘壘不休及事定功

成韜戈放馬尤倦然於蒐狩之具而天下亦不以黷武生虞者何也二聖人之所謂文固皆以天地之理發天地之精華其所謂武亦皆以天地之威彰天地之肅殺也藉令文果在於賦頌以相推武果在於大閱之繕典則漢魏以降何全治之鮮觀耶嗟夫惟文而止於口耳誦習故可以闢靡炫奇不可以飾猷昭德其弊適以靡國家之神氣惟武而止於坐作馳擊故可以耀威壯觀不可以戢奸止慝其弊適以銷國家之

西園存雅 卷之四十二
元氣何者虛文盛故實意離實意離故致用不相通也今天下文已脩武已振而

皇上又必心性相叮嚀閔念相告戒必無漢魏之馳習愚生何以禪萬分之一然或當事者不順美承休而使文事武備咸鮮于實則亦執事之責也故敢以敦本責實與孔子

高皇帝之說進焉

卓識宏詞迥異常品

孔子

高皇帝數語此識見誰人能道

第二問

夫士亦惟上之所使之也然其轉移化導之間大都有三說以遇其時因其習而競于進耳夫士而時使之卽資育弗遷矣士而習使之卽儀秦弗爲間矣士而進使之卽陶尚弗爲繩矣故爲求才計者莫若正時端習勵進而其術則約之於登質直崇正學責實功察似求真如執事所云四者而已試推之善乎莊生之言之也稀

常氏而下其誰能不波夫才猶止水然孟規則
規孟拆則拆是故士之文章禪定清言炫霍也
雖士之過乎而亦上之使之與有過矣其始之
使之也上固各以其權而求濟其俗之所救不
知救之積也卽積於濟之之時士之惟所使也
亦各以其才而爭應於上之所求不知才之滴
也卽滴於應之時故文章日盛而工藻績飾肇
悅者日靡靡於陳言勦說則寡智淺識之徒得
自託於三乘三昧以持其短而爲名高隱棄日
盛而塵軒冕甘泉石者卒氓於廢倫離世則
炙轂熱中之徒得自託於急世憂君以持其短
而取世資嗟嗟若兩漢者可攷鏡已故讀史至
於兩漢考諸班馬所傳本皆有絕世過人之才
而四者之救卒交相勝以壞其才何也亦上之
不慎所使之也

執事以此致憂於今日今日蓋誠有之矣然愚
有說焉登質直崇正學責實功察似求真法耳
非本也其本在於當宁之一心夫人君一心遠

在

九重而神可以通萬里深在

密勿而機可以鼓豪傑故質直貴登矣而能以質直自處乎正學貴崇矣而以正學自嗜乎實功貴責矣而能以實功自信乎似貴察而真貴求矣能以真似自決乎否則是齊之王好紫而欲國人之尚朱也其不幾明矣雖然豪傑之士無文王猶興今

聖天子側席於上賢公卿推轂於下以求真才解實用而士也不能洗兩漢之陋習以自耀于光明則亦如棄耳吾獨悲夫取才于前者卒紙上之陳言責才於後者皆簿書之溢語卽有蹈前四者之救其何由以察之敢以此爲執事慮矣

大識見大格力具見此篇

第三問

不佞束髮事詩書卽妄有志於作者以爲男兒功名在十指耳生當

聖明之朝得以紙筆後而弛負擔不能載鴻研鉅
爲

國家揚休標美亦宜退而取三十二王之業及七
十二代之舊銓次一家言藏之名山以待萬世
然業已屈首受

功令爲章句儒不得徧請

中秘書蓋愴然悲心焉問嘗從縉紳先生受馬
史及讀諸臣所爲馬史訓故評騭者則又恍然
自失而憂憂乎何諸臣之意之難合也嗟夫史

難言矣言史至馬遷亦可以止矣而充不足以
塞好事雌黃之口則史難言哉故訓故如延篤

徐廣鄒誕生劉伯莊四家之音義裴駢之集解

司馬貞之索隱張守節之正義評騭則班固有
褒有貶文心雕龍有褒無貶史通有貶無褒以
至蘇子譙周古史考褚元量至言諸數家是非
置勿論總之非知遷者也夫史遷始於黃帝迄
於孝武其間數千年善惡得失凡更幾筆削歷
幾存逸而真僞疑信卒未嘗有一定之旨蓋自

尚書春秋左丘明而後可察觀已至遷父子以
世史起家相繼掌蘭臺石室之籍乃興而嘆曰
文在茲矣遷於是登龍門積石浮沅湘過梁問
禮鄒魯以游揚其性靈始歸而就筆焉不幸家
運中衰刑餘爲耻囹圄悲慟窮至而後工其所
爲書大都稟于尚書春秋左丘明及戰國策紀
世本諸書靡不兼總條貫詳採而精擇之夫遷
之時秦燼初寒挾書有律列國史官益存千百
於十一耳乃能據數百年之斷簡成一代之鴻
章使兩班氏并范蔚宗陳壽諸臣與之比權量
力無論詞之純駁理之當否卽功力亦奚啻霄
壤哉嗟夫據紙上成書以議古人巧拙卽三尺
之童有所籍手而不知良工苦心妄肆雌黃苟
以簡而轉授之吾不識其作何狀謝地下也雖
然孔子往而麟筆絕卽百遷史何足以當春秋
之一映然舍短取長於二十一史若遷史者尚
恐不得當焉猶謂後六經退處士賤仁義如班
書所稱者此文人志士千載爲扼腕云爾至於

體裁之或混綜覈之或踈品騰之或謬甄錄之
或襍則係於才與識之不可爲力者也此雖左
丘明充時有之况馬遷哉執事欲舉二十一史
次第潤色爲一書而曰一準遷史則遷史於執
事亦旣遇之矣顧此快事也亦難事也若遷史
者蓋獲其時與地耳諸生蓬蘼而居佔俾止耳
有家藏萬卷備採擇乎窮年積月損費供筆札
乎所與同事校讎皆司馬父子乎歷代史書宋
不如唐唐不如五代五代不如晉晉不如魏魏
不如漢漢不如先秦先秦不如戰國戰國不如
左左不如典誥馬遷生漢盛時所推擇皆一時
奇言偉論燁然可觀今漢而降率皆腐語卽馬
遷復生亦或難之矣然語曰希驥而驥不佞執
鞭遷史蓋有日焉

執事倘有意乎則不佞亦其人也

何等抱負往往奇才不偶未嘗不披裘自獻
良有以也石渠著作拭目待子矣
未段顯然自負足規三長是可與論史者

第四問

今國家所患屢議屢格而無必行之效者非錢法乎哉 執事又舉以策諸生以庶幾於鼓鑄流通之盡利益亦患之矣然 執事奉

聖天子明詔以救民弊其權業已專其所籌畫又皆老成洞達相爲協贊尚不能使其法之必行諸生墨守閭烏知利害而能有所推擇以待

司計取裁也顧諸生久狎魚蠶閭見貿易低昂滯楮興廢則竊有議焉夫天下之大利莫如錢

大害亦莫如錢故錢之通滯蓋利害實爲之小

民惟知利害耳何心通滯哉今之言錢法者不

越禁私鑄一端蓋私錢工寡而價輕比之公錢

一可得三民亦何樂舍三而趨一也民惟樂私

錢故私鑄益衆私鑄衆公錢益以不行故曰禁

私鑄使而問其所以禁之之法則又不過曰不

惜工不愛銅私鑄者始不得與吾角苟有犯者

置之法弗赦噫此謂求之於難而不求之於易

者也古今言錢之行且久者漢五銖唐開元而

已此二錢者何嘗惜工何嘗愛銅何嘗不厲私
禁然當時以私鑄犯刑辟者史亦不絕書也第
私錢之行未嘗與公錢抗耳今

聖天子加意元元申制定式參漢唐之美意遵

禮宗之成法自開局以至今日其間下

詔書切責諸方面及諸科道條奏阻格亦可謂至
殷且亟矣然徒執禁私鑄一端以求公鑄之必
行是何謬也夫一利興一害隨一法立一蠹生
凡事猶然况錢乎哉語曰天下攘攘皆爲利往

下民亦惟上之所利是效耳近聞

司計者欲

令民輸賦稅錢居三之一而諸大小品秩食祿
皆以錢代粟而居其二行之數月國中皆累纒
而至錢於是稍通然始議者弗觀本末食祿之
臣其職隆厚錢愈少職卑薄錢愈多夫錢之不

行已有成端柰何獨使卑薄之受其害也且當
事諸邑令又未必皆忠廉勤公之士一輸賦稅
多欲侵牟銖兩羨餘以自利其勢便於銀之可
以權欺而不便於錢之難以數掩故雖日下疏

通之令彼率以爲故紙耳夫今此下民所急且
困者惟賦稅一事錢旣不售於賦稅將安售之
也以故公錢益不行而私鑄亦因以不興彼徒
見私鑄之不興以爲吾寧廢公錢無寧使私鑄
者之競于利以疲吾法噫

聖天子方勵精當其世而遽撓其利權使一旦會
計之臣按辟而問 執事其何以對也今請

執事與諸有司約大開鑄局多召善工積美銅
如初所降式日夜專督察及事竣頒郡邑必銀
錢適均毋得多寡令長官通計其邑每一保甲
擇中之富且賢而精幹善辦者爲之監省其有
入市不持錢及持錢非厚薄如式或如式而故
低昂者皆論如法至輸賦稅則錢居其半久之
居其七獨轉運

內帑者始以銀代而出之以賜食祿無論尊卑亦
皆十之七每月終上其錢之出納難易多寡之
狀以定殿最如是而錢法之不行吾不信也何
待拘拘禁私鑄哉

西園存粹 卷之四十三
悉心籌畫皆非虛舊之談指弊源悉透而文
皆古體銀可以權欺錢難以數掩語切中時
弊此等議論足見經濟之才

第五問

蓋我東粵已稱救寧已邇者兵連數歲京觀之
繁策告之勲曾不得一當小邑之困匱而老弱
向隅杼耒轉徙安釜鬲而享糟糠者千里不一
見焉嗟夫生也不辰仇讎相繼幸獲出於鋒鏑
又重困於征輸生樂其無日哉故嘗觀十旗之
充斥撫瑣尾之咨嗟則蒿目而思本始蓋未嘗
不以 執事爲過計焉夫有角者觸有齒者嚙
執事固謂天性則然 執事何不原其性而順
以制之也牛之能觸先王業已駕耒耜使民獲
食其力矣然時或有怒觸而斷柅者民亦未嘗
遽以其觸而廢吾耕故雖暴如猛虎惟嚙是嗜
亦未聞先王之盡驅之何者御得其道也嶺外
雖非馴民乎其性亦何以異此昔有言鞭朴不
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廢於天下故世雖安忘戰

則危此有為而言之也今東粵潢池已解荏苒
 已散而蘭錡之具猶棲於野樓櫓之聲猶航于
 海者執事得無曰內多重崗復嶺外連巨海時
 有不虞乎不知盜賊非天降非地出即太平盛
 時所為安衣樂食以長養生息者也今一旦捐
 父母妻子田廬忍以其身置必死之地此其故
 可悲已 執事既不暇垂念其蔀屋又過聽喜
 功生事不逞之輩以踏白骨而取爵祿何也且
 軍興之際 執事亦曾目覩其所謂大征調勦

之狀乎不佞既目覩之而不敢為 執事盡言

之亦以言之可為裂背酸鼻耳方今水陸二寨
 通粵而計無慮數十百萬此皆仰食縣官大錢
 其壯弱精怠至不可詰責一以法繩之則群噪
 以起傲大吏于廷如某甲子弗為憚也當其桴
 鼓不鳴調發不至則美衣酣飲博踴過中衢甚
 至椎埋匿人子女雖其裨帥亦陽問而陰縱罔
 敢置辟焉一旦狗竊稍起即一亭長可以入捶
 撲者彼即幸以為兵端卒伍揚煽以旁更其偏

西園存稿 卷之四十一
禪偏禪揚煽以旁史其督帥轉相旁史以動

明天子南顧今日

詔曰宜征明日 詔曰宜勦於是輓輦之夫多南
畝傾數十年儲蓄以飽狼心幸而鯨鯢授首卽
飛露布以誇榮

宗廟一不幸而所俘獲不足以論陞賞則雖無辜
之民盡一村落而屠之者蓋可屈指數也嗟夫
旣竭民膏血以豢養於無事一有事而又不能
去毒顧及噬之不知 執事欲此輩何爲哉然

執事議留議撤久未決者不佞又有以窺之矣
所謂驅市人戰者誠哉其言也不佞敢借箸爲
執事一決之夫水陸二寨之兵皆閩浙無藉耳
以爲有益於我則反噬我以爲可待不虞則無
不虞可待爲今計者不越慎擇守令訓練土著
而已守令誠賢如龔遂之治渤海文翁之化蜀
韓延壽之爲潁川則征誅免於剗肉析楊免於
夜哭燹燎免於札癘此雖驅而之盜不肖爲况
自罹非辟以取屠剥哉卽不幸而釁啓於揭竿

西園存稿 卷之四十三
禍兆於嘯聚不過率吾鄉甸里伍之衆以應之
民安於其兵安於民無鷄犬之標掠無掩取之
非辜盜不止而民不甦未之有也粉巷石畫不
佞自以爲計無過此者若

廟堂之勝算尚有俟焉

有議論有識見

發揮養兵之弊而以往事證據不意縱掖中
乃有此奇才也他日必能以勲業自豎者

西園存稿卷之四十三目錄

雜著三

瓦屋張氏大宗祀事說

小宗三房祠說

瓦屋張氏小宗圖說

告關帝文

告城隍神文

西園存稿卷之四十三

羅浮張 萱孟奇甫著

雜著三

瓦屋張氏大宗祀事說

余不肖門祚衰薄至於今肥瘠之速終鮮
 原鴿之咏轉稀而獲以徐行其後者僅初
 從荃及三從著耳且宗子未立宗法弗肅
 凡我子孫未由壹稟故凡歲事之不易必
 余是咨子若孫亦必余是聽余不肖其何

敢邊焉嗟嗟民訛久矣於赫王章愍之日
月不啻三令五申而民猶越志余不肖卽
嗃嗃中庭能令子若孫罔或踰軼乎惟是
衆志旣孚曰可以訓矣乃聚族而議不背
古亦不泥古不溺俗亦不絕俗損益於豐
與儉之間公與私兩得其便可行於今日
亦可行於異日可以對祖宗亦可以喻孩
孺而又設爲未然之慮以防我子孫不必
然之心異日者卽欲變而通之與時宜之
亦存乎其人第無令善割不必善守則洋
洋在上實式靈焉此又非余所能嗃嗃於
今日者也故不敢以不肖辭而詳著於篇
余瓦屋張氏自趙宋時蓋世稱素封矣第皆力本
緣南畝未嘗從容於透迤之業亦其俗則然故凡
宗廟之禮所以事乎其先者方策弗存靡所承襲
七傳而爲我石湖公復以貲雄里中乃立祀田歲
入凡柒拾石有奇以講祀事於是里中之言循禮
蹈義者必瓦屋張氏爲首此物此志也聞之宗老

時祀事雖蕝然尚以意爲俗以俗爲禮揆之往籍未盡合也。正德間張氏有戍滇者還索扉糧於里中子孫間或產落遂瓜分祀田私相貿易以應之而祀事寢以弗講至有終其身不及以祀事而一瞻先人之松楸者噫亦足悲已。幸天未降割卒未嘗有一穗半粒轉屬他姓自先司徒起田間幸歸而有計日之俸諸子孫之相貿易者間以屬先司徒然亦十之三耳。宗老復謂大宗祀事自先司徒田居始獲議復及舉牲以告則醵金進焉其據祀

田爲已物者徃徃欲沮而廢之故自石湖公而上以至於宣義十五公凡七世春秋之事或歲一舉或數歲一舉二百餘年之丘隴間有登牛羊以煤啓疆者子孫保之之謂何則祀田第而祀事曠也。余罷歸始求先司徒所未購者盡購之此祖宗故物余一人其敢私乎復求先司徒所已購者又盡捐之以還我大宗以蕝我祀事而合諸子孫之以祔墓捐者以立嗣捐者或以祀帑餘積購者都其歲入凡一百參拾柒石有奇春秋伏臘咸取辦焉。

是役也祖宗之靈先司徒之志子若孫之僉謀而
同者也余一人其敢尸諸。

里中故家遺俗凡宗廟之禮事乎其先者皆以房
分甲乙爲先後而次第主之余竊以爲不然夫房
分一成而不可易者也羣從之子孫多寡能一成
乎甲之房子孫或衆乙之房子孫或寡寡者以房
分論數年一周卽乳口亦獲以霑祀田之餘惠彼
子孫不億房分之中又有房分其於祀田至有白
首及終身弗獲染指者微福祖宗子子孫孫素封

不改固可以無藉於此萬分一而甌無半粒地無
立錐其望祀田猶望歲也奈何令其終身缺望於
祀田乎余爲此懼故議大宗祀事一以齒序而房
分之甲乙與夫行輩之尊卑皆置勿論歲以四人
分主四祀年鈞者先月月鈞者先日姪可以先伯
叔乙之房可以先甲之房四人者卽一房而其主
一歲可也卽一歲四祀皆其父子兄弟主之亦可
也惟螺祝之子與栢舟之婦弗得與焉遠宦者遠
商者齒及矣以隔歲爲期及事而歸子弟攝焉歸

而踰歲則幼者越之他日歸弗得闌而入也夫如是卽子子孫孫其麗不億而人人皆得以一霑前人之餘惠其以質諸祖宗鞠育顧復之心不亦大愉快乎彼以房分爲次第而子孫或寡者心非之曰吾大宗止三房耳吾三年而一主祀事所從來矣今奪我三年之一以予彼數十年之一我何薄而彼何厚也余又以爲不然夫子孫多寡有乘除焉今日之寡安知他日不百不千乎今日之三年若誠獲一矣他日子孫之或百或千亦能三年獲一乎余且與若喻有祖父於此子孫皆繞膝而待哺焉吾含錫弄之能曰爾數人一房也吾止畀以一錫足矣爾一人一房也吾亦畀以一錫均乎不均乎夫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亡者之於存也冥冥之中慈亦應爾余議祀事而必序齒者亦仰體祖宗鞠育顧復之心令諸子孫無復有缺望云爾心非者復曰公之小宗祀事乃序房而不序齒何也是又知其一不知其二也余之小宗松庄公止兩房良庵公如之東浦公亦三房耳一堂之中惟

余不肖之子若孫稍稍蕃衍復以齒而主祀事是
含饒者半爲余子孫所咽矣如羣從之待哺何故
序房不序齒亦祖宗鞠育顧復之心可以默喻異
日者羣從子孫蕃衍如一安知不率由於大宗之
舊章以序齒乎故曰變而通之與時宜之亦存乎
其人凡我子孫其永思之知我罪我又何問焉

間有請者一歲二祀四人主之皆以齒序敢不如命
第素封不改則取之官中又何求焉有一於此釜
鬲之不安而朝夕是急謂染盛何夫有事於秋新

穀升矣差可立辦彼春而不稼不穡也胡取於廩而
能以無米炊乎萬分一而稱貸於人則子錢所責俎
豆甫陳懸罄自若矣祀田之餘獲以仰事而俯育
者能幾何哉余慶然曰有是哉慮之周也不可不
早計也夫君子周急况吾子孫乎况吾子孫之有
事於宗廟乎及今而計惟春祀是亟耳第所費之
金廟祭一人不過壹兩捌錢墓祭三人不過肆兩貳
錢余不肖盍先捐之以爲母貯於祠帑四人之中
未必皆懸罄也擇其尤者與之貸焉如其額而蠲

其子錢秋祀畢卽冬十月爲期償於祠帑以備次年之祀事告急者歲以爲常非祀事勿聽貸之次日卽宜舉祀期尚遠亦勿聽貸矣必令繼事之人同入市而辦之虞其借名以它費也償而如期賢子孫也責之而後償余不忍言之矣余不忍言之矣

夫有田必有賦今何時也催科如束濕而錙銖必責又如秋荼能東走■北走■乎彼宿逋者人百其是瓦屋張氏徃徃重足而立矣卽催科者首稱急公必曰瓦屋張氏瓦屋張氏弗都戶爲張大有

者則輸將無專責而徃徃後時是令急公之子孫皆分其咎也此非重足而立者所宜有也自今而始於主祀四人之中闔一人以主輸稅而祀田之仿者悉畀之第亦勞且難矣必先一歲收其田而後一歲輸其稅蓋責有攸歸雖數歲之後有宿逋焉亦得以按而問也輸稅之外又有清軍之役夫今日之清軍非昔日之清軍也奸胥爲政或歲一行或從政者新一歲數行爲厲日甚我瓦屋張氏蓋隸在尺籍矣此祖宗之役也况爲下不倍其敢

越志亦自今而始一奉其令節令主祀者人劇一
錢輸稅者亦如之凡五鍰總而授諸子孫之精幹
者以終其事不幸一歲而數四行之固如約不得
以重徵而反唇也卽數歲不行亦如約重徵者不
得而攝目也嗟嗟世無幸民非一日矣柰何有幸
心乎勗之無忽於是子若孫咸趨而進曰瓦屋張
氏之有今日也非異人任也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敢不下拜遂相與授梓以系於世譜之末

小宗三房祠說

此余高祖松庄公曾祖良庵公祖東浦公祠規也
松庄公祀田比壹百石有奇良庵公祀田柒拾肆
石有奇東浦公祀田貳百陸拾石有奇柒盛之其
祭胙之頒豐者從豐有其舉之不敢廢也彼儉於
此亦已詘矣敢舉盈乎以房分甲乙主其祀余於
大宗祠規已微言之亦率由舊章不欲皆自用耳
弟今之子孫可屈指也且有終其身不獲一主祀
者自今而後子孫日蕃衍矣何以爲計嗟嗟久則
窮窮則變變則通賢子孫必有深味余言而壹稟

於大宗之祠規者故姑識之以俟異日。

瓦屋張氏小宗圖說。

聞之嚴父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夫大宗小宗之本也小宗譜而大宗闕焉何也噫嘻我張氏之大宗邈哉寡乎昧矣蓋起於田間云十傳而我東浦公始以儒業十一傳而我先府君始以儒光至於余之身則在椒聊之首章矣五服不能具一乘卽衣冠不乏其於諸任何敢齒焉五服而外有庶見素冠者矣有范冠而蟬綬者矣甚則有

身爲陪隸不敢自祖其祖者矣余方愧夫葛藟之

與差而不能如葵之衛其足也故大宗之譜竊

有志而未之逮也我張氏必曰瓦屋何也博羅之

始基也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而爲民望者我張氏

也明興而首登於版以受廛者皆葺屋一間我

張氏則瓦之屋三間也二百餘年於茲邑之人凡

氏我張氏者必曰瓦屋故余譜亦曰瓦屋不忘本

也先王之治天下也未有不自族始者周官大冢

宰以九兩繫邦國而七曰宗以族得民貴同也然

易之言類族也又曰辨物則貴別也夫同也雖惡必同夫別也雖美必別越之楊隋煬帝之嫡系也避而不譜吳寧杜氏險千餘歲以宗漢之延年晉之當陽而淳安之汪又且繇其身以上至於魯公之族七十餘世諱字卒葬皆可按也而不知識者已有遙遙華胄之誚矣昔者楊文貞公數好為人作譜楊文敏公高文大冊滿天下而序人之譜者不一見焉其言曰我不能如文貞之大也夫譜何容易譜履歷宗履宗履則名不正此大亂之道也

五嶺之南少郡之間有張氏焉羅浮之陰榕水之陽有張氏焉閩之左右衡宇相望有張氏焉余之譜而亦曰瓦屋張氏以自別也亦不忘本也夫唯自別也故本不忘本不忘故族收族收故宗敬宗敬故祖尊祖尊故父嚴余祠我先府君而必譜小宗志嚴也必有以自別者何也本一也二之非本也二矣而一之履本也履本忘本也唯別故一惟一故不履不履故能自本其本而本不忘子輿氏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一之說也圖

牒弗徵世系莫考親人之親則親二而其親忘矣
長人之長則長二而其長忘矣此又大亂之道也
收族者懼焉然則我十五郎之上不可得而譜乎
噫嘻余又何敢譜也古之善於譜者必曰歐陽氏
永叔蘇氏明允而今則李氏獻吉夫明允之譜蘇
氏也親盡不書是五世而上疑與信半也獻吉則
三世而上且疑之矣四世而上且闕之矣余之譜
先府君自我十五郎也信以傳信蓋十一世也幸
也卽起於民間然皆以善始亦皆以善終至於余

之瓦之屋故瓦之屋也蓋二百餘年於茲也幸
之幸也永叔聞人也奈何亦有遠祖之嫌乎余之
於十五郎也卽遠無嫌也又幸之幸也譜曰百足
不什夫世方以衆強相角以貴顯相犄瓦屋張氏
寡且昧矣不殆於什乎嗟嗟彼百足者余亦未嘗
不虞其什也夫什不在足也語又曰本必先撥余
之譜小宗而必曰瓦屋張氏衆而強不敢同焉懼
阻力也阻力則寡且昧者先折也貴而顯不敢同
焉懼執執也執執則寡且昧者先焦也故曰瓦屋

張氏以自別也不忘本也蓋虞仆也為小宗圖說

告關帝文代

神之血食博羅也非一日矣博羅之告虔於神視他邑最謹神之靈貺視他邑亦最殷今日之博羅非昔日之博羅也既苦於饑復苦於盜永安藍口之後將震鄰矣夫古今義勇輔國伏魔揭日月而塞天地者惟神是仰博羅之尺土一人皆神之有也而鄙棄之乎今 聖天子神武數南顧而墜宵旰致勤 上鎮之師文武大吏且駐節於惠是類是

馮惟 之馬首是瞻不穀代庖實守茲土即天未陰雨且日討軍實而訓之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是後也敢不揮魯陽之戈以遺神羞本月二十有二日率諸父老子弟請命於神惟神其降衷以弼衆志凡我能罷之士從公于邁者莫不式靈於神無靡旗無絳駟無汰輶無僨車必滅此而後朝食并宮訊誠不穀將濡毫而俟焉神其聽之謹禱

告城隍神文代

邑之保聚吾民惟城與隍城與隍之保聚一邑惟

禳大災而得久難故十邑之城隍皆有神以司之
惟是博羅之司城隍者 高皇帝實錫命焉夫人
之所依若神 神之所憑者人也幽明一體利則
俱利人之 將安往雖有血食惡得而亨諸
嗟我博羅 神能漠然不動念耶盜罔於饑
餓索於盜亦孔之棘矣永安既失於干楸河源復
聞其損將最爾博羅執爰幾何當關幾何所恃以
與釜鬲者城與隍耳神能對揚我 高皇帝之休
令以 我十三坊之士民復令四十九都之里

社假神 貞破集壙之膽褫揚波之鬼諸凡城之
狐社之鼠出柙擇人嘯晝瞰室者咸芟其滋蔓遏
其越志不至士枕戈而兵血刃豈惟不穀實嘉賴
之倘神有離遏而聽其觸我之藩折我之祀以負
此金湯乃曰天實爲之嗟此血食 高皇帝洋洋
在上實照臨焉更有請於神者新穀雖升而七八
月之間旱矣麓蓑何施籌車失望民如庚午爲歲
之罪得不以今日而復爲神之恫乎鵠形鳥面將復
佩犢高城深池亦足以城民否民方徧走境內之

群望神實關攝境內之百神爲神之計便當投袂
而鞭潛淵之玄蜈驅渡河之黑猪令四境之內苗
皆秀秀皆實此以救溝壑亦以禦潢池者也神能
無意乎今月二十有二日率諸父老子弟齋沐以
禱神與不穀共司此土者禳災捍難非異人任幸
毋曰事人之未能而神之是事也

唯

瓶之罄矣緝鬻之耻斟之酌之唯我與爾薄言酌
之我心寫兮既醉而出福祿來爲

西園急就章

周鼎柴窰新兔頽唐琴宋研古龍泉筍輿荷益瘦
藤枝蒲扇芒鞋屨木瓢

端硯

王介甫與蘇子瞻遊蔣山酒酣介甫以案
頭端研爲題請子瞻聯句子瞻首拈曰巧

匠劉山骨介甫不能應遂罷自宋元豐逮
今崇禎凡五百餘年西園公乃成其章斧
柯不聞而走幣見求遂書以贈之

巧匠劉山骨富媪掀雲根清畫神鬼泣白地蛟龍
騰管城金蘭契龍賓帶礪盟策我文壇勲惟君獨
先登

蘇易簡文房四譜曰與我終身惟硯而已

